

## 柬埔寨之旅(二)

## 失落的古城

去年世界各地人民投票選出新七大奇景，中國萬里長城、約旦Petra古城、印度泰姬陵……等入選，應毫無異議。但巴西里約熱內盧的峰頂基督像便引起議論紛紛。若我有份投票，必定以柬埔寨的吳哥窟取而代之。暹粒市叢林內吳哥窟寺廟遺跡，雄渾的氣勢，華麗和宏偉的建築和佈局，精美和細緻的雕刻藝術及技巧震驚世界。這奇景應是毫無疑問首選之一。暹粒在金邊之北約三百公里；飛機航程是半小時。往吳哥窟遊的旅客多以暹粒為居停處。吳哥窟是市北森林內散佈於四十五平方公里的六百多座建築物的總稱。這些巧奪天工的藝術瑰寶，委之漫草荒煙，為雜樹藤蔓遮掩垂四百多年，二十世紀時再重現人間，多麼難能可貴啊！柬埔寨走的歷史旅程如此黯淡，蒼涼。人民在刀光血影下作鋒鏑餘生。吳哥窟古蹟依然是照射著炫人眼目的光彩。這掩埋很久的鑽石仍是這樣的璀璨晶瑩。

吳哥窟是高棉吳哥王朝（九世紀至十三世紀）到達繁榮顛峰的代表作。早期國王都是印度婆羅門教的忠實信徒，自認為是保護神Vishnu的化身。大興土木到處建築這些龐大，華美的寺廟。吳哥窟是王權和神道的結晶。很多寺廟仍保留印度教的痕跡。後來的國王改信佛教；他們仍繼續營建佛教寺院。頭半天遊覽，這些寺廟給人的印象是千篇一律，大同小異，有點單調乏味。若對吳哥建築史有膚淺的涉獵，仔細琢磨，興趣便慢慢地被引出來，也許這是吳哥窟迷人之處。配合這些寺廟是周圍的大小水庫，蓄水池（都是以人工湖，護城河等形式出現）。十二世紀至十三世紀時吳哥城人口上百萬，比北京和倫敦多得很。要養活這些稠密人群，必定要有好的灌溉系統以促進農產豐收。這些不同形款、大小水體的存在是不能缺少的。

因為連年勞師動眾，土木頻興，勞役和負擔令國民不堪負荷，於是怨聲載道，人心散渙。自十三世紀傳入小乘佛教後，人民對國王像神聖般崇拜之心，漸被沖淡。國王的威信因而也被削弱。政治結構開始鬆弛，因而瓦解。湖沼淤塞，河流枯竭，經濟基礎崩潰，民生出現大困難。1431年強鄰泰國Ayuthia王朝大軍入侵。七個月的圍攻，都城陷落。吳哥王朝內部已腐化多年，就此亡於泰國。外國軍將吳哥城洗劫一空，屍橫遍野。兩年後泰軍重臨，發現空城一座。這是一未解的歷史疑團。剩餘的人民逃往那裡呢？是否全部喪生於自相殘殺？抑或此地發生飢荒或大瘟疫，雞犬不留，馬牛全沒。從此宮殿和寺廟漸漸被原始森林侵蝕。建築物也被樹枝苔蔓纏繞互糾，再不沾人間煙火。1858年，法國生物學家Henri Mouhot來高棉採集珍奇的蝴蝶標本。1860年1月嚮導告知他在洞裡薩湖畔的熱帶雨林內，他們見到一詭異的古城，是被上帝詛咒後陸沉，長夜漫漫，現在像幽靈般出現。Mouhot依言前往視察。果然看到五座聳立在叢林中的石塔，這就是震撼全球的吳哥廟（Angkor Wat）已沉淪多年的古蹟終於重現人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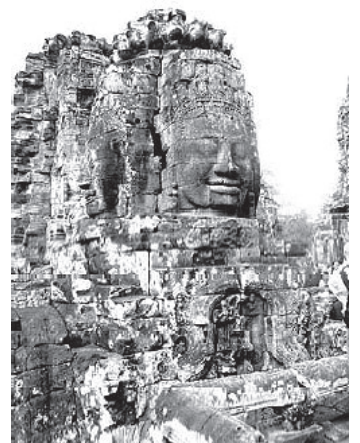
我們進入吳哥城南門那天，酷暑殷雷，驕陽似火。那沸滾著兼挾帶著潮濕的熱，令人揮汗如雨，苦不堪言。面對著南門是一條長長的石橋，兩旁是一連串的石像，接踵而來。左邊一排是佛陀的護衛，代表善神，都蹲坐在地，合抱著一條首尾相連的大蟒蛇。他們杏眼圓睜，面含祥



吳哥城南門左邊為佛陀的護衛

和，戴著圓錐形的帽，凝視著進城的人群。右邊一排是邪神惡魔，姿勢和善神相同，只是表情大異，都是露出獠牙，隨時擇肥而噬。這些邪神也是抱著Naga長蛇，不過蛇已受到嚴重的破壞，中斷了很多段，很多邪神的首級也被斬去。從空瞭望，這兩排善、惡守城隊伍確產生先聲奪人的氣勢。南城門原料是砂岩，高約二十公尺，黑黝黝的，頂端是四面佛石像。道路兩旁古木參天，花樹茂密。從這裡進入吳哥城，給遊客的印象很特別。像南門這樣的入口處還有四座分佈各方，只有南門保存得最好。

吳哥王城Angkor Thom為高棉第一位信奉佛教的國王Jayavarman VII於十三世紀初營建，是當時的王宮所在地和行政中心。與南邊的吳哥廟Angkor Wat相距三公里，是吳哥窟內旅遊兩大焦點。城內的王宮早已蕩然無存，中央的巴戎寺Bayon居王城境內最高的地域。佛教傳統須彌山Mt Meru是諸神寓處，巴戎寺就是崇拜諸神的聖所。我們在巴戎寺內流連了一段很長的時間。它有三層石砌台基，數百所石屋，五十四座大小石塔。從遠處遙望，巴戎好像一堆碎石，或比雲南石林規模小得多的黑色砂岩林。身處其中，覺得這建築群錯綜複雜得很巧妙，安排得很美觀，散漫著和諧、均衡、華麗、肅穆的特質。從下層攀登上高層的石級很陡峭，有些階級殘破不堪，換上木樓梯方便遊客登臨。黃開旺、黃笑珍夫婦和我選擇一木樓梯走到上層，笑珍曾向我投訴行動不良，我問她覺得怎樣，她回答：「還可以。」也許被放眼一覽的奇景迷惑住了。五十四座大小石塔，每一座頂端的四邊各雕刻著一面臉部含著微笑的佛雕像。無論站在那一角度去望，總會看



高棉的微笑



到很多佛對著你在微笑。這樣的情景，相信在地球別處不可能經歷到的。據考古學家研究的結果，這些佛面實屬同一個人，和國王Jayavarman VII的肖像非常類似。國王簡直幻化成佛，俯視芸芸眾生，是慈祥？是威嚴？在沉思？在關懷？無論怎樣去解釋，此微笑是神秘，是不可思議的。這是「高棉的微笑」！逝者已去久矣，但微笑永恆地留在人間，為黎庶祈福。雖然十四世紀後，柬埔寨飽經憂患，歷盡滄桑，但人民仍企望終有國泰民安，豐衣足食，物華天寶的一日，不會辜負巴戎寺內「高棉的微笑」。

巴戎寺面積很大，裡內包含有聖殿、修道壇、藏經閣等。中央的祭堂高達四十三公尺，門柱上雕刻了精細的圖案。長達一千公尺的迴廊是藝術「藏寶盒」，全部壁上蓋滿生動，細微，呼之欲出的浮雕。浮雕包括

(一)

Jayavarman VII和古越南人Chams征戰的史蹟。(例如高棉軍隊整裝待發，檢閱大象和牛車；棺木運回陣亡戰士；國王騎馬在大傘蔭蔽下發號令，妃嬪擁立在後；在洞裡薩湖上海軍激戰。)



巴戎寺的浮雕

(二) 人民生活(例如市集交易、雜技表演、鬥雞下棋、農夫耕耘、婚禮習俗…等。這可引證周達觀著的「真臘風土記」記載高棉的民間生活，情節和浮雕絕對吻合。周達觀是十三世紀後期被元世祖忽必烈派出南下東南亞各小國作親善訪問的特使，中國有二十四史，通鑑等史書將歷史詳盡記載，其他亞洲國家歷史多出於傳聞，付諸書簡的很少，柬埔寨有此浮雕，庶幾可以彌補少許缺陷了。) 浮雕還涉及神話，宗教…各題材，非我走馬看花式能記下。

從巴戎寺出來繼續向北行，我多與趙文權、蔡靜靜夫婦同行，因為他們和我同樣對歷史有深濃的興趣。經過戰象平臺，是一350公尺長的平臺，台側雕滿戰象。這是一觀景台；國王用來觀看公共慶典的。不遠處是十二座塔，即柬埔寨人戲稱為最高法院，十二座塔分為二組。每有爭執糾紛，一組塔囚禁辯方，另一組囚禁控方，若被控的罪人因為責備而走出來認罪的話，此案便了結。如果犯人硬著心腸，死不認罪，如何收科呢？雙方豈不是被活活餓死，除非控方自動撤銷控訴。再北上經過巴芳寺Baphuon的破壁頽垣，便見到了癩王台階Terrace of Leper King，傳說Jayavarman VII晚年時和一毒蛇決鬥。被毒蛇噴出毒液，灑滿全身，患上大麻瘋。國王因此避不見人。此台階用作火葬場，階上原有癩王石像，後被移往金邊國家博物館。

我們回暹粒市午餐後，方去參觀那震古鑠今，全世界最大的宗教建築物，吳哥廟Angkor Wat。此廟是Suryavarman II (1113-1150)的傑作，營建期間持續了三十年。是吳哥窟廟群內，唯一其正門朝向太陽下山的西方。後人推測這廟部份作用是舉行喪禮，為亡魂祈福獲得永生。車子未達護城河時，我便見到吳哥廟的巍峨三塔，高



吳哥廟



吳哥廟前的護城河

聳雲霄。這是一遼闊的長方形的石城，全部用砂岩疊架而成，被兩重石砌的內外城牆圍著。外牆之外就是護城河，寬二百公尺，周長五公里半。從入口至中央塔要步上斜坡。主塔是全廟最高的地域，這是符合印度教的教義。象徵諸神寓居處Mt Meru。除最高的主塔外，還有稍矮的四塔。只有在某一角度去觀望，遊人方能一覽五塔。古高棉建築家有湛深的幾何學水準，確實令人驚異。此建築物均勻的比例，和諧的組合，放散出莊嚴肅穆的氣氛，同時顯出絕對最上的藝術之美。我抄下了一百年前法國生物學家Henri Mouhot 初次目睹吳哥廟時的讚嘆：

『在看到這些間塔的剎那，我的心在顫慄，我所能做的除了懷著一顆敬畏的心去凝視它之外，實在無法找到一組詞彙去描寫眼前所看見的景物了！』

我們要行經過護城河長長的砂岩堤道，兩旁是雕了七頭蛇的欄杆，方能進入吳哥廟。巨大城門入口內有一條筆直的道路，經過兩旁的藏經閣，夾著寬敞的庭院方抵達中央神殿。這條號為參道的路旁邊各有一條七頭蛇神。吳哥廟龐大的體積，還勝於巴戎寺，我們如能作蜻蜓點水式的巡禮，導遊缺乏經驗，未必能點到其精華。我們參觀了第一層台基可砌的迴廊，長達八百公尺的浮雕全佈滿在牆壁上，令人目不暇給，我現記下給我印象深的兩種：

(一) 乳海翻騰。故事源出於印度神話Bagavata-Pourana。天神和邪神亞修羅Asura兩大陣營都想獲得長生不老藥。梵天創造神Brahma告訴他們只要合作攪拌乳海，千年後長生藥自然泄瀉出來，但得此藥後，要春色平分。他們於是用七頭蛇神Vasuki作繩索，並從Mount Mandara運來大杵，各執繩一頭，開始撩動乳海。攪拌的劇烈，七頭蛇神受不了，吐出毒液。濕婆神Shiva恐怕毒流大地，眾生



遭殃，急忙將毒液吞下，使自己的頸項變成藍黑。保護神 Vishnu 見震動厲害，恐怕 Mount Mandara 沉滅海底，於是化為大龜支撐著整座山。七頭蛇神又將自己長長的軀幹繞在 Mandara 山上，有大龜作支柱，配上神惡二方協調和諧的運轉，終於將局面穩定。在這乳海翻騰中，很多奇珍異寶產生了，包括飛天仙女 Apsaras、月神、白馬、白象… 等。結果長生藥沁出；善惡二神皆大歡喜，各自吞食。

(二) 印度史詩中的死戰。浮雕繪刻的是很有人情味，給觀者真實感頗濃，這是記印度南北二族的大戰。步兵出於最底層，第二和第三層是軍事首領，有騎著大象的將軍。有一陣亡的將軍躺在箭堆上，圍繞著的是哀痛欲絕的家人和僚屬。一個騎著大象的武士，放下武器，舉手投降。一遍體鱗傷的軍官，倒在士兵的懷抱裡，奄奄待斃。

從吳哥廟出來，已是紅日西斜。我們語笑夾道步過跨護城河長堤，回首一望，廟的三塔掩影在落日餘暉中，美極了！憑此一景，已值回柬埔寨之旅的票價。回市區時，太陽已沒，沒有街燈，公路漆黑，我想沒有司機這識途老馬，怎麼辦？我們在暹粒共有三晚，這是在 Prince D'Angkor Hotel 的第二夜投宿。我的房間對著一條小街，一排各式小商店，在房間俯覽市民的日常生活，蠻有趣的。

翌日早餐後，我們被領往參觀女王宮 Banteay Srei。它北距暹粒三十二公里，遠離吳哥窟主體建築群。女王宮是 968 年時國王 Rajendravarmān II 建築的。其實高棉歷史從未有過女王。此建築物是國王送給他的老師，一婆羅門教的高僧作修道沉思的。我不知它怎樣和女人攀上關係。它是供奉印度婆羅門教濕婆神的廟宇，用桃紅色的石塊砌疊，比起其他寺廟，它算是嬌小玲瓏。但石雕精緻細膩，為吳哥窟寺群之冠，所以聲名喧赫，遠播遐邇。精華處是藏經閣和三座中央塔，擁有光艷奪目，金銀幼絲大量男神和飛天仙女的浮雕。其中有一典雅、身段窈窕、婀娜多姿的少女，身穿傳統衣服，眼泛秋波，面含微笑，手持蓮花被喻為東方的蒙娜麗紗 Mona Lisa。建築物內部的牆壁，每寸也



女王宮浮雕



女王宮

不空置，都裝滿了浮雕。不幸的有些被外國盜取運到歐洲各地的博物院去，剩餘下一片空格，這是對罪犯的無言指控。也許

此廟內的雕刻精工綿密，非粗手的男性能為，所以被稱為女王宮罷。

遊罷女王宮，我們被帶回市區，先到一商店購物，然後到一餐館午膳。這樣的安排，不是我理想的。第一浪費很多時間。最重要的，暹粒氣候又熱又濕，轉一圈子便汗流浹背。商店和餐館冷氣凌厲，像雪櫃一般。內衣濕了又乾，沒有機會回旅館房間沐浴換衫，這對健康有不良的影響。我因此感冒咳嗽。真奇怪，遊埃及、印度、中東等地，我的身體能抵受得住炎熱。在柬埔寨則不堪一擊。

午後第一景點是聖劍寺 Preah Khan，在叢林內，遊客稀少，環境幽靜。這是建於 1191 年神廟，初用來作修道院和學校。聖劍寺其中一特徵是擁有最美麗的金翅鳥神 Garuda 的浮雕，而且多達六十八個，分佈於三十五公尺的牆上。我們從東面的入口處進寺。鄧鎮孚嫂鄭惠安問導遊胡明：「這寺以劍命名，究竟寶劍原來放在何處？」他答非所問：「寶劍早被人盜走了。」我不服氣，回家翻閱有關吳哥窟的書籍。傳說 Jayavarman II (802 - 850) 將一把神劍交給了他的繼承者，此劍可以保護高棉王朝。劍成了鎮寺之寶。距東入口不遠是一小庭院，右邊有小徑通一二層高的西方式圓柱建築物，寶劍就放在這裡。吳哥窟的建築多用方柱，用圓柱的可說絕無僅有。藏劍庫雖樓高二層，但沒有梯級通上層。不用說寶劍早失落了，空留名字給這寺門罷。

聖劍寺的走廊很長，望眼欲穿也不見盡頭，且陽光不透視那參差不平的地面。導遊沒有發出警訊，我的電筒留在房間行李箱內。走路時不小心，「馬失前蹄」，幾乎跌倒，幸好有龍基逸、李廊材兩大隻佬左右持著，好不容易踏進中央神龕。有一碩大靈珈，矗立在中央。靈珈即男性性器官，印度教崇拜生殖器，靈珈在吳哥窟處處皆是，但多被移去，只剩得座基的空洞。此靈珈保存狀況絕佳，圓柱體，頂端為橢圓形，中段呈八角形，底部連地處則為正方形。我見盧遂業、蔡小鳳夫婦看得出神，便出了一謎語給遂業：「男嬰的靈珈 … 猜四字成語一句」，我恐怕難度太高，補充一句：「這成語的正解是以後的機會很多」。趙文權在旁發出會心的微笑，相信他已早知答案。

辭別聖劍寺，車子向東行了十多分鐘後，在龍蟠池 Neak Pean 邊停下來。池建於十二世紀，是吳哥窟內唯一向平面發展的建築物，別具風格。它是由五座池塘組成，中間的池塘中有一島，是龍蟠池最高地帶，象徵喜馬拉雅山下的聖湖 Anavatapta，是印度教認為是宇宙的最高處。天氣委實太酷熱了，只有姚慶同、李雪雯夫婦和我行進那已乾涸的中央池。我是張開雨傘避免皮膚被烈日灸焦。我仔細察視神島上的雕刻，一條兩頭蛇神緊纏島的底座，蛇首是典型的七頭蛇，都是昂首吐舌的眼鏡蛇，相信這是「龍蟠」的含義，或說是「蛇繞」更為貼切。印度教對蛇 Naga 十分尊敬，我遊印度時，街上見到很多弄蛇討吃的人。兩頭蛇的職責是護衛龍蟠宮和歡迎乘船入島的香客。島上有一巨型十字神龕，滿蓋蓮花和佛的生平故事浮雕：東方是佛的生活，西方是佛的出家，北方是佛的落髮，南方是佛的打坐沉思。神龕有四度門，三度是虛有其表的裝飾，雕上觀音像，只有一度是真的。古時龍蟠中央大池水量充滿，廣植蓮花，島上神龕遠望如一大花瓶，構思非常美觀。大池的水被傳稱為聖水，有治療各病的功效。池水分別流向環繞大池旁的四個小池。每池上有一圓座拱型屋頂的建築



物，各有一雕像噴嘴導引主池聖水，吐水入小池。這些像噴嘴分別為象（鎮北代表水）、馬（鎮西代表風）、獅（鎮南代表火）、人（鎮東代表土）。中央主池神龕島旁有一座十分特別的巨大石雕，是一神馬，即觀音的化身，背負著落水幾乎沒頂喪命的人群。聽說吳哥窟旅遊局準備將龍蟠池恢復舊觀。將水灌入五池並加上燈飾。我可以想像到龍蟠池的水景是夢幻中的世外桃源，成為和吳哥廟、吳哥王城鼎足分三的奇景。

離開龍蟠池南行三里多便見到轉身塔Pre Rup。建於961年，Rajendravaman II治期。寺廟山是一座三層金字塔形建築，頂層的五座方形神殿按梅花狀排列。轉身塔是此行見到體型最小的廟宇。我們只一覽其外狀，沒有入內參觀。這是古代的火葬場，肉體跟烈焰化為灰燼，靈魂隨一縷青煙，往別處投胎去。這是印度教和佛教輪迴之說，所以謂之「轉身」也。此行旅伴中有單瓊珠女牧師和宗教修養湛深的方鋒培、黃開旺、伍綱常。我忘記問他們，看罷轉身塔，有何感想？

我們在轉身塔可說是來也匆匆，去也匆匆，因為要在未日落前去遊洞裡薩湖Tonle Sap Lake。此是東南亞第一大淡水湖，緊連洞裡薩河，直通金邊，是吳哥窟和金邊的水路幹線。我們分乘兩小電船。湖面廣袤遼闊，想起杜甫詩：「乾坤日夜浮」和蘇軾文：「……水光接天，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的意境，實感飄飄然。且坐在船上，清風徐來，暑氣全消。遊吳哥窟廟群，受盡如火的陽光折磨，突然有此清涼境地，實是一大解脫。此遊湖經過些浮游村落，令我耳目一新。內有民居、學校、商店、加油站、警局、醫院……等。真是麻雀雖小，五臟俱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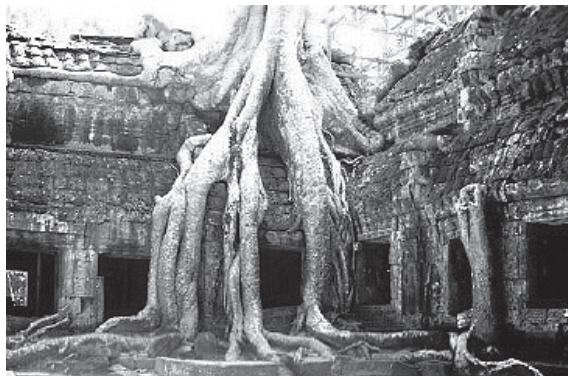
有些機構建築在有高腳支撐的水上茅寮。有些設於船上或艇上。舟楫取代了汽車，是村落間的交通工具。遊湖時，有些小童，駕駛著一葉輕舟，隨著電船前行，向我們招售各式生果。伍綱常嫂Elsie買了一簇香蕉，和我們分享。但香蕉皮怎樣處理呢？導遊說：「扔在湖裡餵魚罷。」很多同學不以為然，豈不是污染了洞裡薩湖，靜靜地將蕉皮放在電船的一角或放在袋內帶回旅館的垃圾桶。遊湖目的地是一大商店，出賣衣服和紀念品。此遊給我們重聚交談的一好機會。吳回和我年青時過往頗密，自他移居洛杉磯，一晃便是四十多年。今日重逢，恍如隔世。胡健鷹雖是新交，談得很投機。辛棄疾詞：「甚矣吾衰矣！恨平生，交遊零落，只今餘幾？白髮空垂三千丈，一笑人間萬事，問何物能令公喜？我見青山多嫵媚，料青山見我應如是。情如貌，略相似。」想到金禧重逢，年近古稀，聚少離多，難免惘然。

柬埔寨之旅的最後一天。吳哥窟的壓軸戲非常精彩——遊塔

布倫寺Ta Prohm。這是1186年國王Jayavarman VII送給慈母新建的佛寺。特色是築在密林內，有很多小樓座和小庭院，有小徑將它們連起來，但現在這些樓座和庭院已被跌下來的石塊阻塞了通道，不再聯繫著了。遊塔布倫寺是最舒服的。整座廟宇都為斑駁的林蔭掩蓋；驕陽沒有機會發揮它的潛威。巨大樹木的根幹緊緊地纏綁著坍塌了的寶塔和圍牆的部份。植物和建築物已成難解難分，生死相依了。植物在破壁的孔洞或裂痕內播下種子作傳宗接代，而那些搖搖欲墜的殘垣倚賴大樹的幹根支撐著，不會撲地而滅。這情形給考古學家一很大的困難。怎樣維修塔布倫寺呢？索性保持現狀，讓天然和人工打成一片。現在寺的壁上浮雕為青苔蓋著，穿了一層綠色的薄紗。攀爬的藤蔓走上屋頂成了粗糙的織錦。佛院被灌木叢覆掩或百年大樹濃密的枝葉拱蓋著，擋著陽光。給我的啟示是：遊巴西亞馬遜河Amazon時目睹很多熱帶雨林被砍伐開作耕地或旅遊站。這是文化給大自然帶來的災害。塔布倫寺是大自然復仇的證據。森林重新腐蝕被放棄了的文化，再次佔回產地。因為塔布倫寺特色太吸引迷人了，在此地拍照為此行之冠。我很多謝霍秀森、胡露施二位同學，黃煥慶嫂黃新芳送給我很多團體和個人照片，讓我在柬埔寨之旅中留下永恆的珍貴回憶。

從塔布倫寺行回停車處要經過一片茂密叢林。未踏上柬埔寨之前，各人接到衛生處警告：此地毒蚊繁殖，要作預防。我沒有注射虐疾之針，旅行五天不見蚊影蹤。朱一美告訴我，有一蚊飛在她的眼鏡上，被她用手指壓死了。大樹底下有一隊玩高棉樂器的人，行近一看，全部是殘疾人士，都為地雷所傷。七零年代紅色高棉在柬埔寨各地埋下無數地雷，直至三十年後的今天，仍無法全部清理。這真是一沒有和不能落幕的悲劇，我將全部高棉貨幣給了他們。蕭沛錕說：「天熱喝水過多，沒有地方解決問題。我只好到樹陰深處了。」我忘記提醒他有地雷埋伏。在密林露械燒炮，踩著地雷，那時反勝為敗，全軍盡墨，嗟嘆靈珈何在。

金禧柬埔寨之旅十分成功。輝社同學畢業竟很少能有機會聚首，很多同學闊別多年，尤其是那住在遙遠的地方的，如從加拿大來的潘福輝、江美蘭夫婦，李佐明、高美葆夫婦，李廊材、Agnes夫婦和從澳洲來的龍基逸、梁美蘭夫婦，蕭沛錕、張小桃夫婦，潘文熙、張瑞華夫婦。趁此旅行盡歡作浮一大白罷！未知何時再能同處一堂。正是：「馬上相逢須盡醉，明朝知隔幾重山。」最後我要多謝翁希傑、葉秀瑜夫婦和蕭沛錕、張小桃夫婦為柬埔寨之旅花了不少精神、時間、長途電話作安排，方能成行。遺憾翁希傑因跌傷要留在家中休養，希望他們讀了我這兩篇遊記能稍作彌補罷。



塔布倫寺中到處可看到越牆而過的樹根



快要分別了，留個影吧。